

賣魚郎

陳允豪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

賣 魚 郎

陳 允 豪 著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書號：滬 516 (21—146)

賣 魚 膠

著 者： 陳 九 康

出版者： 華東人民出版社
上海新鄉路一號

發行者：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 華 甲 刷 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10,000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

目 錄

賣魚郎	一
四姑娘	七
李新的故事	一一
葛文英	三〇
洋鎚	三七
壯士留芳	四一
積善人家	四五
霧夜	四八

賣魚郎

在去年秋天，解放兩淮的戰鬥中，我是前綫記者。在淮陰南門，遇到一個年輕的神槍手，他是三師特務團第七連的戰士。在圍城的時候，他在三天中間，打死了城裏七個偽軍，子彈都是從城上不滿碗口大的槍眼裏打進去的。我爲了要了解這位神奇的戰士，在前綫上，跟他談了兩個黃昏。

他個子很小，年紀二十一歲了，還像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。他的小圓臉老是紅紅的，人家一說到他，總把頭一低，咬起嘴唇來，像一個怕羞的姑娘。眼睛珠子黑得少見。他真正的名字叫王毛揚，可是平時大家都叫他『賣魚郎』。我問他神奇槍法怎樣學來的，他笑着回答我兩個字『祖傳』！就這樣開始談起了他自己的故事。

王毛揚的家在馬家蕩南邊，閭河口東邊一個墩子上。蕩裏墩子上的人家，都是沒田沒地的漁民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王毛揚祖祖代代全靠打魚過日子。

王毛揚的爸爸，在民國二十五年就被土匪打死了。那時他只有十一歲。媽媽是個瞎子，不能照顧生活。所以王毛揚十一歲就做了一家之主，養活自己，還要養活媽媽。爸爸在世的時候，也是一個打魚好手。一根五刺魚叉活像一條神龍，不論什麼魚在水裏，只要落進他的眼，就逃不過他的叉。最大的本領，就是打脫手叉，離三五丈遠的大魚，飛叉出去，百發百中，漁民都叫他『飛龍爪』。這個神奇的本領，王毛揚從小就學會了。

在民國三十一年夏天，王毛揚已經十七歲了。當時蕩西住的是韓德勤（註）隊伍，馬家蕩住的是大土匪張安體。張安體是韓德勤的二十九支隊長。千把個土匪住在蕩裏，馬家蕩就變成了陰司地獄。來往的客商全不敢經過這裏，『大船過蕩貨物空，小船過蕩命也喪』，這話一點不錯。當時常見血迹滿身的屍首，在水上浮來浮去。蕩裏的漁夫更苦，一隻漁船每天要繳三斤魚的捐。繳了捐，捉的魚還得賣給他們，值十個錢的魚，他們只給你一個錢，這還算好的。不給錢還要打也是常有的事。

註 韓德勤——國民黨的江蘇省「主席」。

那時王毛揚年紀雖小，志氣卻不小。這些傷心的事情看的太多了，心也看狠了，他常常對人談：『我要殺一百個土匪才舒心。』年輕的聽了贊成他，年老的聽了搖搖頭，他瞎眼的媽媽聽了就要哭上三天三夜。

王毛揚很有血性，他打的魚從來不肯賣給張安體這些土匪吃；也不願賣給蕩西韓德勤的部下吃。他總是偷偷地把魚帶到蕩北新四軍的地界賣；楊集、角巷、益林，處處都到。他說：『錢，多賣少賣還在其次，賣給那些土匪混蛋吃，心裏不舒服。』

有一天，他在益林街上賣魚，碰到兩個小學生在唱：『蕩裏人，家家匪，一根蘆草一把刀，一朵荷花一個鬼……』王毛揚聽了這個歌氣死了，就罵了起來。那兩個小學生聽到他罵，就唱得更兇。有一個孩子還指着王毛揚罵：『你就是馬家蕩的土匪！』王毛揚忍不住了，把兩個小孩子打了一頓。一個小孩子打得鼻子裏淌了血，抓住王毛揚大哭大罵。街上的人把王毛揚帶到鎮公所，鎮長問他：『你為什麼打人？』王毛揚說：『他們罵我是土匪，我們打魚的人，沒有做土匪的，土匪是韓德勤派來的！』

鎮長對他笑了一笑，勸他回去，並且說：『你不是土匪就是了，打人不對

的。』王毛揚悶了一肚子氣回家來，心裏想，一定要殺幾個土匪給人看看。

有一天機會來了。他在大河邊草灘叉魚，看到草灘小港裏有隻小船，船上三個土匪不知在搗什麼鬼。王毛揚對這些事情看得多了，他曉得他們又在等『財神』。他就不聲不響，還是裝着望水裏的魚。

天傍午了，王毛揚還沒有叉到一尾魚，因為他的心已經不在魚上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南邊來了一隻大船，船頭上飄着一面白旗子（註）。船到小溝口，三個土匪就把小船往外一竄，高叫停船。船上人說有『太平旗子』，土匪也不管，連發兩槍就把掌舵的老大打死了。大船停了，弄船的四五個夥計嚇呆了，一個老太婆抱住死人大哭，船裏的客人不敢露頭。船上裝的全是肥豬，豬子聽到槍聲也嚇得亂跑亂叫。

兩個土匪帶着步槍，對準幾個船夥的胸口，一個拿短槍的土匪就想鑽進艙去。這時候，艙裏的那個江南客人硬着頭皮出來說：『張支隊長那裏，我已報過捐了，請你們不要誤會！』那個拿短槍的哼了一聲說：『你只認得城隍，不認得土地，老子今天

註 白旗子——這種旗子，是商人花了錢到張安體那裏領的『太平旗』。

就要你的命！」

王毛揚離船不遠，聽了這話，渾身冒火，就用足全力，對準那個拿步槍的土匪飛去一叉，一面喊：『快把土匪捉住！』那個土匪中了叉，就倒在船上。其餘的土匪一楞，也被幾個弄船的人抱住了。

王毛揚跳上船去，只見那個老太婆拿了一把劈柴刀從船後艙趕過來，三個土匪全被她結果了，弄得滿船是血。老太婆殺了人，就給王毛揚磕頭，那個江南客人嚇得說不出話來，光是鞠躬行禮，後來從身上摸出一大把鈔票，送給王毛揚。王毛揚把鈔票往艙裏一丟，說：『我又不是土匪，誰要你的錢？』他叫船夥把土匪屍首往河裏一擲，拾起三枝槍，自己跳上土匪留下的小船走了。

這事情出了以後，張安體大發脾氣，當天晚上就出事地點附近十幾個墩子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捉了去，王毛揚也被捉去了。打的打，吊的吊，審問了一番，當時就殺了兩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漁民。一連拷問了三天，也沒問出個頭緒來，先把老的小的女的放了一些，王毛揚也當作小孩子放了。

王毛揚回到家，想起被殺害的漁民，想起這些胡天胡地的土匪，再沒有心思弄魚

了，他想去當新四軍，可是放心不下瞎眼的媽媽。他一個人先到益林，找到了新四軍的一個營長，營長對他說：『只要把三枝槍帶來，就可以發錢給你養媽媽。』王毛揚聽了這話，當天就趕回來。走到楊集南頭，碰見一個熟人，那人告訴他出了岔子了！原來土匪們在他的家後蕩裏找到那隻小船，就到他家裏把兩間草屋放火燒了，把他的瞎媽媽砍成七八塊，用蒲包把人肉裝到馬家蕩圩子去餵張安體養的兩條大洋狗，並且派了很多人到處捉他。

王毛揚聽了這消息，傷心得呆住了，卻沒有哭，馬上轉回益林。過了兩天，在夜裏，王毛揚又偷偷地下了蕩，把埋在草灘裏的三枝槍拿了出來，又到自己住的墩子上找了一陣子，找到了媽媽的一隻小腳。就帶了槍，帶了媽媽的腳，到了益林營部裏。當他把三枝槍和血泥模糊的小腳放在桌上的時候，忽然嚎啕大哭起來。我們的賣魚郎王毛揚同志，就是這樣的參加了新四軍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

四姑娘

四姑娘有一對討人歡喜的大眼睛，還有一條梳得烏溜光滑的大辮子，額角上飄着一縷長髮，見人笑吟吟，伸出膀子又紅又結實，肩膀能壓百斤重擔，田裏生活趕上一個男人。莊上人提到四姑娘，總說：『這姑娘做那家媳婦，就算那家福份大。』

四姑娘姓陸，家靠淮安縣漁濱河邊，這裏是邊區，離車橋鬼子據點十里路，新四軍到這裏不足一年。她父親死了，只有母親、大哥，二姐、三姐都嫁了人。大哥叫陸廣林，是當地民兵班長，打仗出了名，一手好槍法。有一次四發子彈就打倒了三個黃，車橋圩子裏的敵人提到他就寒心。陸廣林也有個缺點，還有點舊腦筋，看不起婦女，年紀三十歲了還沒有結婚。他說：『女人是個拖腿貨，不帶女人，一世快活。』四姑娘看到大哥扛槍很眼紅，也想當民兵，陸廣林聽到這話就生氣，總說：『小姑娘家不要瞎想糊心思，鍋前竈後是你本份事，弄槍舞棒臨不着你。』

有一天晚上黑月頭，更把天光景，二黃黑摸隊上了莊，要捉陸廣林。碰巧陸廣林在鄉裏開會，還沒有來家，黑摸隊捉不到人，賊不空手，順手就摸走了不少東西。四姑娘同她母親躲在草堆裏，看得見，聽得見，卻不敢動。過後對人說：『看到這些漢奸子活畜牲真恨傷了心，要是手裏有根槍，還不叫他們攆倒幾個！』

沒多久，四姑娘出了門，男家離着沒多遠，他男人是民兵分隊長，腦筋比她大哥開通，小兩口子非常恩愛。四姑娘這時比不得做閨娘的時辰了，辮子剪掉了，額角上一飄一飄的一縷長髮也不見了，她說：『自由了！』

四姑娘常和民兵在一起，她替大家半夜裏做飯，燒茶。有時也摸摸槍，她看哪個民兵槍裏有灰，就拿過來動手擦，開頭還只會拆，不會裝；她男人教了她兩次，四姑娘心靈手巧，就再不用人教了。槍到她手上，裏裏外外總要擦得清清爽爽，滑溜溜亮堂堂的，民兵都歡喜她，尊敬她，叫她『女隊長』。

有一天，一大早就下着毛雨，到中飯時辰，天還黃橙橙不睜眼；她男人有緊要事到區隊部開會去了，她還不知道，想找他吃中飯，找到保長家去。

因為是新區，又是邊緣區，保長還是舊保長。四姑娘走到保長家一進門，就看到

兩個生人在跟保長談話。有一個口音很熟，戴一頂呢子禮帽，四姑娘一想，對了，就是那晚想捉他大哥的黑摸隊裏人，戴的禮帽也像她大哥的，灰色呢子，帽邊上一個油迹子，大小一模一樣。四姑娘看在眼裏，記在心裏，只說是溜門子的，保長有客人她就走了。

一出保長家門，拐了一個彎，一口氣就到莊上找了三個民兵，自己也拿了一根湖北條子步槍，說：

『跟我去捉漢奸！』

進了保長家門，四條槍對着三個人，一條腔喝着：『不要動！』四姑娘隨手把那頂禮帽搶過來，一看，是她大哥的，沒有錯，帽子肚裏牌子也是一座寶塔。

兩個黑摸隊裏說的話又不對路子，一個說是保長親戚，來玩的，一個說是來談生意買山芋的，四姑娘把槍栓一拉，子彈上了膛，說：『到鄉裏中隊部去說話！』

保長故作鎮定地說：『那裏來的公事？民主政府法律，沒公事不准亂捉人！』

四姑娘端平了槍說：『走！不要嚕囂，什麼公事，區長開會說的，只要不弄錯，漢奸人人可捉！』

正在這時候，那個被四姑娘拿掉禮帽的傢伙，猛然一撲，抓住四姑娘的槍筒，欺她女人，想奪她槍。

四姑娘眼尖手快，勾腿（註一）一帶，『砰！』一下，那傢伙就倒下地不哼氣了。『不得了！四姑娘打死人了！』保長一面哇哇直叫，一面想從門口竄出去逃走。三個民兵那裏肯放他逃走，兩個上去逮住了他，就把他同另一個漢奸一起綁了，送到鄉中隊部，接着就轉送上區署去。

經區裏一盤問，盤出根底，一點不假，真是車橋圩子裏派出來的二黃，被四姑娘打死的那個還是黑摸隊的一個小隊長。保長是扒勾（註二）的人。

這一來，四姑娘就出了名，『女隊長』的名聲傳得更遠更遠。

他大哥受了四姑娘的影響，看不起女人的腦筋也改變了，沒有半年，也結了婚。

一九四三年二月

註一 勾腿——就是槍機。

註二 扒勾——逼敵的意思。

李新的故事

一一 碗藥

李新的老家在阜寧、鹽城、淮安三縣交界的地方，緊靠着漁濱河邊，是個小莊子，只有十來戶人家，全是頂頭小舍，莊名也奇怪，叫傍舍。據說在前清光緒時期，山東南部大荒年，災民逃荒到蘇北來的不少，有幾戶山東人逃到此地；這裏本來都是荒田，他們就開了二十多畝荒，種了高粱、玉米、山芋、蘿蔔等，生活也能勉強維持，因為他們來自山東，蘇北人叫北方人『傍子』，就把這莊子叫了傍舍。

傍舍有一個姓李的，名字叫德貴，在民國十九年上發大水，李德貴半夜裏搶修河堤，發大水淹死了，留下一個寡婦、一個五歲的兒子。這個孩子生下來時，李德貴已經四十六歲，真是心肝寶貝，就起一個名字叫小心子。

小心子從爸爸一死，就拾拾草，拾拾狗屎，幫他媽媽做活了。一到十二三歲，田

裏生活也能幹了，鋤草，點豆，割麥，行行全來。就靠他伯父和父親在世時開的四畝荒畝，娘兒倆也能混一個溫飽。

那知小心子到了十五歲上就出了事。國民黨韓德勤的敗兵到了青溝、鳳谷村；濱河邊就弄得雞犬不寧。那時正是一九四〇年的秋天，韓德勤集中了十六個團，在泰興黃橋鎮打新四軍，吃了一個敗仗，國民黨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在逃跑的時候連人帶馬淹死在河裏。新四軍想爭取韓德勤一起抗日，可是韓德勤早已接到了蔣介石的密令，寧可降日，不願和共產黨合作；韓德勤就在這鹽、阜、淮的交界地方築起幾百個圩子，專門和抗日救國的新四軍作對。

青溝、鳳谷村本來也是新四軍打下來的地方，爲了爭取韓德勤抗日，忍痛讓出來的。那知韓德勤部隊佔下了這兩個鎮，就作爲進攻新四軍的基地。當時蘇北老百姓中間流傳着一隻歌謠，可以說明這個國民黨江蘇省主席的情形：

天上有個掃帚星，

蘇北有個韓德勤；

多少鬼子不去打，

反共磨擦是專家；

手下白養幾萬兵呀，

只會欺侮老百姓。

這個傍舍小莊子，離開青溝鎮不足十里路，鎮上的國民黨軍隊天天到莊上來要伏子，要糧，要草，要錢。

小心子天天被拖到圩裏，一連做了幾個月的工事，肚子也吃不飽，身上又冷，就生起病來。

李大媽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就這一塊心頭肉，眼看着兒子一天天瘦下去，病倒了，老太婆眼淚只往肚裏淌，又怕兒子看了傷心，當着兒子的面，還要裝一副笑臉。兒子病了，罈子裏糧食也空了，煮兩個雞蛋給兒子吃吧，莊上雞子早被國民黨軍隊捉光了，雞毛也找不到一根。還是靠着鄰居，有幾家糧食藏得好的，沒有給圩子裏這些混蛋搶完，多多少少接濟他們一點，熬兩碗粥娘兒倆暖暖肚皮。

一到臘月二十那天，小心子的病更厲害了，日夜頭皮滾燙，粥也吃不下，鄰居王老伯眼看不過，到鳳谷村請了個醫生來，按了脈，說沒關係，病情是疲勞過度，又受